

环境史学与 环境问题

HUANJING SHIXUE YU HUANJING WENTI

梅雪芹 著



人民出版社

环境史学与 环境问题

HUANJING SHIXUE
YU HUANJING WENTI

梅雪芹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梅雪芹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

ISBN 7-01-004281-0

I. 环… II. 梅… III. 环境科学;史学 IV. X-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399 号

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

HUANJINGSHIXUE YU HUANJINGWENTI

梅雪芹 著

人 人 人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4281-0 定价:1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自序——不惑之年的困惑

1964年农历二月初八，大雪纷飞的日子，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催促她降生的是天寒地冻的严冬，伴随她来到人世间的是晶莹剔透的白雪。为了小生命的顺利出生，爷爷顶风冒雪，敲开不算太厚的冰层，涉过没有架桥的新仓大河，背来了区医院的赤脚医生。女孩出生后两天，雪天放晴。于是，她有了自己的名字——雪晴。六岁上小学，父亲说，改名“芹”吧，池塘边的一棵水草，有水就能活。雪芹，我，就这样来到人世间，并有了标识自己的符号。

16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太湖、花园、杨桥、街上。这一个个地名串起来，是绕我而在的一方算得上富饶的水土。我所熟悉的生活中，既充满了劳作的艰辛，又洋溢着田园的欢乐。那时候，大自然的馈赠是丰厚的。春耕季节，跟在大人们的犁后，走在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不知要摔多少跤。等到拾起满篮子的泥鳅，那收获的喜悦真难以言表。水多的时候，连那只可爱的老黄猫，都曾三番五次从田边沟渠里逮来一条条不大不小的鱼，藏在奶奶做饭的灶门口的草堆里。夏日黄昏，躺在摆放于池塘岸边的竹床上，听大人们讲牛郎织女的美丽神话，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这时，常常能看到不远的田埂上有山里下来的大灰狼在逃窜。大灰狼，当然是令人可怕的。我的小姑父有一个不满3岁的弟弟，傍晚跟随进菜园子浇水的父母，在园子的路边玩耍时被可恶的大灰狼

叨走了。我的一个叔叔，在山上放牛的时候，曾与大灰狼展开过殊死搏斗，叔叔右腿上的肉差不多被狼吃光，被人救下来后送进县医院，可怜他母亲忍着剧痛，让医生割下她身上的一块块皮肤，缝合孩儿受伤的腿。故园的乡亲们就这样仰赖着自然，抗争着自然，过着一种俭朴、艰辛而又充实的田园生活。那时节，令大人和孩子们开心的事很多很多。最让人眷念的恐怕是那丰富多彩的民间娱乐。正月里闹花灯，四月里田野上对歌，县黄梅剧团不时地下乡演出，一村又一庄地上演电影……我思念《天仙配》，盼望《枯木逢春》，看着《鸡毛信》，在《闪闪的红星》开路下，一天天长大，一步步走远。16岁那年，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进了京城。两出、三进，我做了母亲，读完了学位，在京城里安家落户，终于成了城里人。然而，在记忆深处，不时浮现的还是儿时一起抓鱼捞虾、捕麻雀窝、打猪草的小伙伴。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曾经生活的村庄，也随着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焕然一新”。低矮的平房变成了两三层小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摩托车在乡间道路上奔驰，小伙子差不多个个都别着呼机或手机，看上去，村民们致富了。可是，除此之外，留下了什么？曾经滋养生命的水源干涸了，池塘变成了臭水洼，鱼虾和泥鳅在剧毒农药和过度捕捞，特别是电捕鱼机的使用后，濒临绝迹了；耕地越来越少，山林越来越荒凉，大灰狼不见了踪影，现在的孩子们连麻雀都不知是何物了。大自然贫瘠了。随之，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日子也反而过得十分的贫乏、空虚。黄梅戏不唱了，因为县黄梅剧团被解散了；电影不看了，因为放映队被解散了；山歌不唱了，因为集体劳动早已变成一家一户的个体劳作了。如今，村村户户搓麻将，不少的男男女女竟以此为营生。社会风气差了，很

多人的道德底线被突破了。当外出打工的女儿,靠出卖肉体赚取大把钱财,替父母盖上宽敞明亮的小楼时,赢来的大都不是邻里乡亲鄙夷的目光,而是羡慕的神情——真正的笑贫不笑娼!当小孩在家洗澡不慎拉断了拴电线的绳子,导致房子失火,自身烧伤,送医院治疗,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孩子的父亲照样在申城借打工之由而吃喝嫖赌,任由母亲在村里东挪西借,而乡里乡亲肯伸出援助之手的却寥寥可数——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这种风气之下,乡里辍学的孩子多了,考取大学的高中生少了。面对此景此情,我忽然懂得了,为什么阿Q总喜欢说“我祖上的时候”。

这还是那生我养我,让我魂系梦萦的故乡吗?大千世界发生过如此变化的又岂止是一乡一地?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目的又是什么?如果以自然的破坏、道德的沦丧为代价,发展、进步又有什么意义呢?已届不惑之年的我,如今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这些年,在京城里生活,一边享受着城市化予以的便捷与舒适,一边思考着城市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自己读书,思考,研究,也带着学生读书,思考,研究。在这读书、思考、研究的旅途中,我的第二故乡——这所大学校园也一天天地在改变。曾漫步于其中的白桦林,变成了并非人才济济也不算太高的高楼;多年来矗立在中心广场的葡萄架、竹林、小花坛以及那两块记载着百年老校风雨历程的纪念碑,如今已不见踪影,换上的却是占地过多,不中不西,令人压抑的楼宇。随葡萄架、小花坛而去的,是大学校园里本不该少的朗朗的读书声;短短一两年之内,本不宽阔的马路和些许空地变成了停车场……

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自然变了样,人变了心,社会转了型。变化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难怪一位环境史学家将“十足的变化

速度”看成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①

随着这快速的变化，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发展与环境的张力等等，从局部向区域和全球演化，规模愈来愈大，性质愈来愈复杂。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在同一时空的交错，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尤其突出。这绝不是仅仅依靠有关的科学或技术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正如英国泰晤士河污染与治理的经历所揭示的，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治理河流污染，解决环境污染等问题，不仅仅是治水或治污的问题，治水或治污的同时还需要治人。如果人们的观念不变，包括河流污染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也是难以治愈的。

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人类需要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自身重新思考和定位。而这种思考和定位以及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等，都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中来进行。因为环境问题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其实伴随着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尤其是世界近现代史。这样，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以及变化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我所学的历史学就应该做些什么，而且能够做些什么。

今天，人类拥有了非常高的控制自然的能力，相比之下，人类控制自身的能力却弱得不成比例，恰如一个婴儿挥舞一把利刀。这是人类的危险之所在。而拯救的力量，在柯林武德看来，将来自历史学。柯林武德“特别强调二十世纪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其中史学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可以方之于十七世纪的自然科学。

^①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页。

自然科学教导人类控制自然力量，史学则有可能教导人类控制人类自身的行为。”^①为了承担这个使命，柯林武德强调，需要对史学进行重建。环境史正是新时代史学重建的具体体现。

环境史是古老的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是考察和揭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新范式。研究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的历史变迁，认识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给自然造成的种种伤痛；同时又研究人类为医治自然的创伤而经历的心路历程与采取的种种措施，以探寻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协调的新途径，正是环境史学的任务。环境史研究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要在新的时代对“人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等古老的哲学、科学和伦理命题，从历史学的角度做出思考与回答，以便人类认清自己在自然系统中的身份，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进而控制并重新规划自身的行为。由于现代中国史学曾经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历史一度成为史学的惟一主题，现在我们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环境史研究，无疑是适时的。

历史研究者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性决定了他总是带着当代社会的烙印去历史中求索，说明或解释当代的问题，以获得历史的启迪。在新世纪、新时代，我国世界史学科为求得新的发展，必须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准。为此，我们需要广泛学习和吸收国际史学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加强与中国史学界同仁的联系与交流。当

^① 何兆武：《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历史的观念》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务之急，乃是在继承前辈们优秀的思想和研究传统，运用新方法和范式继续研究以前的课题之基础上，拓展新领域，探讨新问题。本书稿即是我近年来与同学们一起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一些心得。是也，非也，任读者评说。

是为序。

梅雪芹

2004 年春节

于京师博士楼

作者简介



● 梅雪芹 1964年生，安徽太湖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多年来一直从事世界近现代史、英国近现代史和环境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合作主编了《生态与人》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主持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立项教材《环境史研究导论》的编写工作。目前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历史考察》）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的研究。

内 容 简 介

环境史学是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引人注目的新领域之一，环境问题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书对环境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定义与对象、资料与方法以及中国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并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历史考察和专题研究。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和更新历史认识的学术意义，对于认识和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也有参考价值。而书中提出的我们要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的主张，尚属一种难说成熟的理论探索。

责任编辑：贺 畅
封面设计：肖 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自序——不惑之年的困惑 (1)

第一部分 环境史学

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 (3)
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 (20)
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 (39)
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 (64)
《尘暴》的资料运用与环境史研究方法 (75)

第二部分 英国环境问题

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 (85)
英国城市的大气污染与防治的历程 (101)
科学家与英国工业污染治理的历史个案 (118)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关于英国环境问题的
经典文献 (137)
老父亲泰晤士——污染与治理的经历与启示 (151)

第三部分 世界环境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环境污染与治理 (17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浪潮	(193)
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	(211)
从世界史学科发展的角度谈关于环境灾害的研究	(230)
附录:沙尘暴、《尘暴》与环境史学	(238)
人名地名译名对照表	(257)
跋	(273)

第一部分 环境史学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Chinese Reader (1979-2009)

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

一

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说到：“现代西方的历史书写从政治、法律与宪政的历史开始，在19世纪的中后期转向经济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转向了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直到20世纪晚期以环境的历史而告终。”^①奥康纳所勾勒的西方历史编纂学的这一系谱，涉及了20世纪晚期西方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动向，即环境史学的兴起和发展。90年代以后西方有关历史编纂的书籍已将环境史收罗其中。如皮特·伯克主编的《历史编纂的新视野》^②一书，专门介绍了环境史。

大体上说，环境史兴起于美国^③。如今，在美国、英国、西方其

① [美]詹姆斯·奥康纳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②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a.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61—282.

③ 关于美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其他国家乃至国际史学界,从事环境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①。稳定的研究队伍,独立的研究学会,专业性的学术期刊,视阈广阔且深入的研究成果^②,系统的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这一切无不表明,在西方,环境史已成为一个比较成熟且发展十分迅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近几年来,关于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国际性的研讨会不断地召开,所提交的有关环境史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多。而拟议中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 ICHS)已将生态史(Ecohistory)定为讨论的一大主题。这届大会将于2005年7月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大会程序委员会(the steering committee)拟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Humankind and Nature in History)选为大会的最重大的主题。在该主题下分设三个论题:(1)自然灾害及其处理;(2)生态史:新理论和方法;(3)自然科学、历史和人类的想像。第20届国际历

① 关于英国环境史研究状况,参见 Matt Osborn, “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 <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关于欧洲国家环境史研究状况,参见 Mark Cioc, Björn-Ola Linnér, and Matt Osbo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5, no. 3, (July 2000), pp. 396—406; Michael Bess, Mark Cioc, and James Sievert, “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ing in Southern Europe”,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5, no. 4, (October 2000), pp. 545—556. 关于非洲环境史研究状况,参见包茂宏:《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环境史研究的主题十分广阔,从宏观的全球性的问题,到中观的区域性的问题,再到微观的具体的问题,无不涉及。关于世界环境史、区域环境史、国别环境史、地方环境史和专题环境史的专著,以及环境史论文集不胜枚举。